



第627期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中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



（图片来自网络）

好在还有鸡蛋

□ 默 音

去年十月，和两个朋友在尼泊尔上木斯塘地区徒步，前半程从嘎奔尼向北，抵达曾经的洛域王国的首府洛曼堂，在那里看了诸多佛寺和遗迹。停留两天后重新出发，折往东南。行程的第六天，经过仿佛是无尽的下坡，一行人灰头土脸，在雅拉村落脚。住宿条件谈不上整洁，我们便也没胃口吃客栈厨房的出品，打算吃方便面。

我们的向导哈尔卡有种神奇的融入当地的能力，在沿途的各间客栈，他穿梭于厨房和餐厅，不只帮我们，也帮其他徒步客端茶送水。不管在哪间客栈，早餐的煎蛋总是同样完美，我后来发现，煎蛋都是他下厨做的。他解释说，客栈做不好。

这天夜里，我们在光线昏暗的餐厅吃泡面，哈尔卡送来他做的六个煎蛋。早餐和午餐都吃过煎蛋。上木斯塘的客栈到了冬天就会关门，人们陆续回南方过冬，此时是最后一周营业期，肉类的存货吃完了，到哪里都只有鸡蛋。我和大C照样吃了，小C勉强吃了几口，说吃不下，而且自那以后的几天里，连早餐也不肯吃蛋。哈尔卡每一餐都确认，真的不要？那边摇头。哈尔卡便认真地忧心道，可这样你就没有蛋白质了。

好在我们最终顺利完成徒步。那之后过了大半年，小C仍然不吃蛋。

在尼泊尔一天六个蛋的饮食固然单调，不至于折损我对鸡蛋的热爱。多年前，我们家住在云南一处县城的客运站二楼。为了保持鸡蛋的供应，爸妈养了几只棕羽黄脚的母鸡。鸡笼在走道上，白天放它们在停车场那头的菜地边抓虫吃，晚上再赶回来。鸡是相当聪明的动物。带他们回到楼下，我妈说“蹲”，鸡乖乖蹲下，张开翅膀，让人捉着上楼梯。鸡笼底下铺着油毛毡，我妈爱干净，常刷洗，几乎没什么气味。我小时候每天吃自家的鸡下的蛋，遇上双黄蛋，就觉得一天的运气都会不错。

鸡蛋怎么做都好吃：白煮蛋、茶叶蛋、煎蛋、炒蛋、蒸蛋。有一年妈妈得了肝炎，改由爸爸做饭。他天天做肉糜炖蛋，因为简单，也因为我们一家对此从不厌倦。

最近参加了一回观鸟团，走北疆。地方大，路线长，一天有大半天在赶路，午饭通常找间小饭馆吃新疆拌面。拌面总是两种：过油肉和西辣蛋，后者就是西红柿青椒炒蛋浇头。过油肉虽然好吃，但太油，我吃了一回就换成西辣蛋。和小C说起，那边惊叹，你果然可以天天吃一样的！

有些人能吃重复的食物，有些人不能。后者大约会在旅行中遇到更多的不便。对我来说，无论走到哪里，好在还有鸡蛋。

（摘自2025年7月3日《新民晚报》）

夏天吃西瓜

□ 石一枫

以前北京的夏天肯定跟西瓜有关，西瓜又跟骡子、马和驴有关。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西瓜经常还是由牲口拉车，从郊外运过来。所有西瓜都号称大兴庞各庄的，就像所有桃子都号称平谷的。大家围着车载斗量的西瓜，品头论足，拍拍打打，听声辨生熟。卖瓜的还会用刀给西瓜开一小三角：看，熟了吧。那个三角往往先被小孩儿吃了，再把西瓜皮嵌回去，相当于一盖儿。西瓜都是整个儿卖，但那时候没有保鲜膜，好多人家里连冰箱都没有，所以吃西瓜常常意味着一家团聚，个儿大的想一次就吃完也不容易。

1994年世界杯决赛是在美国的中午、咱们的半夜，我很想看又怕起不来，困劲儿上来之前特地吃了半个西瓜。夜里被憋醒了，赶紧开电视，正好赶上下半场，还是零比零，看到了巴乔踢飞那个点球。这一招很管用，后来几乎每届世界杯，我都会消耗大量的西瓜。但这一招也不会永远管用，比如2022年底的那届变成冬天了，半个西瓜真吃不下去，再加上随着年龄增大，估计以后再也没有那么大战斗力了。

随着时间流逝，西瓜的长相也在变化。从有籽向无籽、从像西瓜向不像西瓜发展。原来所谓“京欣一号”，圆不溜秋的，像个绿老虎，有花纹，比较好吃但是籽多。很多北京小孩儿都有类似经历，吃瓜嫌吐籽儿麻烦，大人就恐吓：别咽，咽了肚子里长一西瓜。小孩儿上街碰见孕妇就想，这位阿姨吃瓜不吐籽儿。后来有籽的西瓜简直不配卖了，孕妇仍有出没，这当然很不科学，但是当了父母的小孩儿已经不好意思把他们对生活的新发现传授给下一代小孩儿了。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北京出现一种长且硕大、表皮偏浅的西瓜，乍一看还以为冬瓜呢，其实是宁夏品种，沙瓤而且特别甜。这种瓜是晚熟的瓜，经常快入秋了才会在街面上出现，大概是从这个外来瓜种的出现开始，吃西瓜好像也不一定非要吃庞各庄的了，因为物流发达，各种西瓜都有市场。又有了特别小的西瓜，此外还有方块西瓜、黄瓤西瓜……加上储存越来越方便，吃西瓜就不再是一项全家集体活动了。

更大的变化是，随着超市和各种APP一年四季都在卖西瓜，北京的夏天似乎也变得跟西瓜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了。应季吃当然还吃，但是很少再有挑瓜开瓜的仪式感和边走边啃的洒脱感。又同时，每次品种的变化似乎都成了涨价的理由，在一些地方，买个“高端”西瓜也要哆嗦一下。更不知道以后，在更小的小孩儿的概念中，西瓜会不会变成榨汁专用的水果。但我认为最正宗的吃法，仍然是先开个三角，不甜不要钱。

（摘自2025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菜地·居住地·巢图说

（现代诗赏读）

菜 地

□吕福友

一棵菜秧不会因为没人看护停止生长
即便弱小也要开出小花结出果
我喜欢这样的场景
一堵矮墙下
呈现出来的惊喜
母亲的菜地，长也不长宽也不宽
种些茄豆紫苏还有辣椒
旁边是条小沟
有些小鱼小虾
约束了母亲的野心
有时除草，有时浇水
少了父亲的协作，菜地显得老旧
菜架倾斜，缠着干藤
没来得及采收的瓜种
成为风景
更多时候，母亲坐在旁边
直到月亮升起
代替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候

居住地

□夕 夏

我熟悉的树木越来越少
空洞的山林布满断裂的树木
年轮在锯齿间哀嚎
木花在顷刻间汹涌
这些倒下的葱郁树木
像是无数张苍白的脸
在落地的刹那
还有最后的尖叫在山谷中回响

我居住的小村庄
稻田和香蕉园越来越少
白鹤早已飞远
蛙鸣仅存池塘
钢铁连接的城市，一栋栋高楼
侵占土地的旷野，一条条河流
在漫长的治疗中哺育衰败的乡村
铁道荒废，轮船搁浅
我们在地球表面修饰瑰丽的庄园

这些年，悲情不断上演

遍野残损
像麦芒上尖尖的软弱一样敏感
这些年，我们渴望白雪纯净的冬天
如同黄金一般珍贵

巢图说

□黄官品

多么熟悉的鸣叫声
一个腔调够活一辈子
在山谷、田野、村庄抚摸风摇的枝头
往返于天空和大地，冬去春来

上山砍柴下地割草的我
在草丛树梢养了一窝窝鸟
若干年后，才从中读懂上苍的美意
小巧的生活，今天捧出来
让你看见
——一个巢，两个蛋蛋
风雨中，图说依偎在一起的恩爱天下

许多人的生命中都横亘着这样一个人：他与你早年相识，对你知根知底，却又相爱相杀，你的许多快乐与痛苦都源于他。他爱你的时候，把你捧到天上；他恨你的时候，又把你送进地狱。你想依靠他时，依靠不上；你想摆脱他时，又摆脱不掉。有一个成语，形容这种关系最为贴切，就是“如影随形”。他是你的影子，你也是他的影子，彼此团结紧密，不离不弃。

苏轼与章惇，就是这样的关系。

苏轼，字子瞻，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再过十来年，苏轼就一千岁了，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千岁”。章惇，字子厚，出生于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浦城（今福建省浦城县）人。这两个人原本风马牛不相及，假若不是他们共同参加了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的那场礼部考试，这两个人或许永远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里，不会有任何交集。

因为一场考试，两个南辕北辙的人从此相识，不能不说是缘分，但缘分也分善缘与孽缘，苏轼与章惇的缘分就十分复杂——他们曾经惺惺相惜，也曾反目成仇。除了禀性使然，也与北宋时期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密不可分。两人的命运轨迹有时是重合的，比如他们一起参加科考，几乎同时步入政坛，但更多时候是截然相反的，仿佛两条对称的抛物线——一个人政治生涯的高峰，恰恰是另一个人政治生涯的低谷，比如宋哲宗元祐时期，苏轼重出江湖，受到朝廷重用，章惇则遭到贬黜；到了绍圣、元符时期，章惇独揽，达到个人仕途的最高峰，苏轼则远谪岭南的惠州，又被贬至地老天荒的海南儋州。那个把苏轼置于绝境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老同学”章惇。

今日谈论苏轼的生平，几乎都会不约而同提到那一场礼部会试，因为那是一次不平凡的考试，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的许多重量级人物——后人所说的唐宋八大家，在这个考场上同时出现了三位——苏轼、苏辙、曾巩，加上主考官欧阳修，占了八大家的半壁江山（宋仁宗主持的殿试，苏轼得第二，曾巩得第三，苏辙得第五）；还有后来成为理学大师的程颢和张载考中了进士，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深刻影响了后世读书人的价值选择；同时，这一科进士榜，有九人后来成为宰相，其中三人成了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人物，死后却被载入《宋史》的《奸臣传》，他们是章惇、曾布、吕惠卿；还成就了许多家族传奇——苏轼苏辙是亲兄弟，张载是程颢的表叔，曾巩和他的三个弟弟（曾布、曾牟、堂弟曾阜）、两个妹夫（王无咎、王彦深）全都中了进士，创造了“一门六进士”的奇迹，而这一科的状元章衡，则是章惇的族侄。

章惇是个“葛人”（北京方言，指脾气古怪、个性鲜明的人），自己中了进士，但侄子中了状元，非但没有让他感到光荣，相反令他感到奇耻大辱，居于后辈之下的屈辱感驱使他扔掉了诰敕，扭头回家了。两年后，章惇再次参加了科举考试，进士及第，名列第一甲第五名。

一个流传较广的故事是：苏轼授凤翔府签判，章惇授商洛县令，这两个基层干部相距不远，又是同榜进士，一有时间就约在一起玩耍。有一次两人和几个朋友一起前往凤翔府郿县的南山仙游潭，一路上山势险峻，山路崎岖，两边是悬崖绝壁，而通往对面的道路只有一根凌空飞架的横木，看得苏轼一阵阵眼晕。章惇使坏，从后面推了苏轼一把，吓得苏轼差点尿裤子。章惇怂恿苏轼从“独木桥”上走过去，到对面的山崖上题字，苏轼不敢去，章惇胆大，就独自顺着那横木走过去。苏轼后来写了一组诗，组诗的名字很长，叫《自清平镇游楼观五郡大秦延生仙游往返四日得十一诗寄舍弟子由同作》，其中的《南山》诗有“东去愁攀石，西来怯渡桥”的句子，这桥，就是章惇走的独木桥。

章惇不仅通过了那根危险的横木，还玩危险动作，用绳子把自己系在树上，像“蜘蛛人”一样顺绳而下，在悬崖绝壁上，以毛笔上黑漆，晃悠悠地写下“苏轼章惇来”几个大字。

关于那段游历，章惇同样留下了文字记录。他亲笔书写了《草堂寺题记》（又名《游终南山题名》），记录了这段难忘的旅程。只是时隔近千年，章惇的墨稿已片纸不存，所幸它被刊刻下来，勒于石，于是有了现存于西安市鄠邑区草堂寺碑廊里的那方碑刻，上面是这样写的：

惇自长安率苏君旦、安君师孟，至终南谒苏君轼。因与苏游楼观、五郡、延生、大秦、仙游。旦、师孟二君留终南。回，遂与二君过汉陂，渔于苏君旦之园池。晚宿草堂。明日宿紫阁。惇独至紫阁废寺，还复宿草堂。间过高冠，遂题名潭东石上。且将宿百塔，登南五台与太

一漱，道华严趋长安。别二君，而惇独来也。甲辰正月二十三日，京兆章惇题。

章惇是狂人，把自己的书法称作“墨禅”。宋代《墨庄漫录》说他“以能书自负。性喜挥翰，虽在政府，暇时日书数幅”，章惇还著有《杂书》一卷，认为“学书须先晓规矩法度，然后精苦勤功，自入能品。能之至极，心悟妙理，心手相应，出乎规矩法度之外”。

章惇说得很对，习字要始于法度，目标却是要摆脱前人的束缚，超乎法度之外，让笔墨奔走自如。苏轼却并不看好章惇的书法，笑云：“工临摹者，非自得，章七（指章惇——引者注）终不高耳。”（[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324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在苏轼看来，章惇习书虽然勤奋，却在前人的规矩法度里亦步亦趋，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算不上一个优秀的书法家。

我没见过《草堂寺题记》纸本，只从书籍中见过拓本，明代金石学家赵崧在《石墨铸华》中评价《草堂寺题记》“用卧笔，间作渴笔游丝法，亦遒劲”。从拓本看，丝毫不看出遒劲的迹象，相反有些柔弱无骨，不是刻工的水平不佳，就是他当时书法不精，可见知易行难，要出入法度，形成自己的风格个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章惇敢在绝壁上挥毫，不仅透露出他性格的豪放不羁，也说明他多少有点书法的底子。

《侯靖录》和《独醒杂志》这些宋代笔记中都记载了章惇“日临《兰亭》一本”，但那是元祐年间的事，也就是他在商洛任县令、与苏轼游走于山水之间二十多年后的事，一直到他当上宰相之后，依然“日书数幅”，说明他对书法的研习贯彻了终生，始终不曾放弃，只可惜章惇的书法真迹存世者寥寥无几。今天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他的《会稽帖》（又称《会稽尊候帖》），是章惇现存不多的纸本墨迹，可以让我们一睹章惇书法的真颜。这是一件尺牍，类似便条，更如今日的微信，问候友人并告知行程，约定二十日后于姑苏相见。全文为：

会稽尊候万福。承待次维扬，想必迎待过浙中也。宜兴度应留旬日，二十间必于姑苏奉见矣。冀尽从容。惇，别纸。

《会稽帖》上的行书文字，线条优美流畅，骨力道挺丰腴，字里行间蕴含着一种意韵高远、从容不迫的气质，体现了宋人书法的意趣，又将唐人法度暗藏其中，是宋代写意书法的精品。只有看过《会稽帖》，才能理解南宋理学家程迥为什么赞美章惇的书法为宋人第一。宋人第一有点夸张，但《会稽帖》透露出章惇书法纯熟，却是不争的事实。只因章惇人品太差，所以后人对他的书法评价不高。单从艺术成就看，章惇书艺颇精，但是历史的书写权从来都掌握在儒家知识分子手中，而儒家知识分子在品评古人时又从来不会只盯着艺术成就看，而是把道德人格放在所有艺术之上，德永远占据第一的位置，一如清人王士禛在《香树笔记》中所写：“予谓诗人书画皆以人重，苏、黄遗书，流传至今者，一字兼金。章惇、（蔡）京、（蔡）卞岂不工书？后人粪土视之，一钱不值。”

那日章惇在绝壁上写完字，回到苏轼面前时，依旧气定神闲，面不改色心不跳。苏轼拍着他的后背说：“子厚是能杀人的料。”章惇没反应过来，问道：“什么意思？”苏轼说：“能把自己的命豁出去的人，一定不会在乎别人的命。”

我从南宋著名文人曾慥的《高斋漫录》里看见了这段往事。王称《东都事略》，施元之、施宿、顾禧《施事注苏诗》里有着类似的记载，只是在《高斋漫录》里，章惇的“威力”又被夸大。书中写道，那次苏轼与章惇夜宿山寺，因为寺中有山魈出没，一般的客人都不敢住。晋代葛洪《抱朴子》说，山魈是一种形如小儿的山精，足向向后，夜喜见人。但章惇来了，连山魈都不敢出来了。我在南宋陈鹄的《耆旧续闻》里还看到过另一条记载，同样只用了三言两语，就活灵活现地勾画出章惇的个性。是说苏轼和章惇在山寺里喝了一顿小酒，突然听说有老虎出没，立马来了精神，借着酒劲儿，骑马前去观看。等他们到了离老虎只有十几步的地方，马已经“怯步”不前。苏轼说：“马这副模样，必然事出有因。”说完，就三十六计走为上，掉转马头离开现场。章惇却不管三七二十一，独自纵马向前，嘴里还念念有词：“我自有道理。”等他离老虎近了，就拿出铜沙罗，在石头上那邦那地敲个没完，这时轮到老虎害怕了，转身逃之夭夭。章惇很得意，回来对苏轼说：“子定不如我（你可是比不上我）！”

在苏轼面前，章惇从不掩饰他的优越感。苏轼也分明意识到，眼前的这位朋友是一位狠人。（摘自2026-3《收获》）